皇清經解續編

D仁2
698
246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一

顧命弟九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四

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漢書律厤志曰三統云成王卽位三十年四月庚戌十五日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維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

案此今文尚書也三統云者劉歆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

二十八年詩烈文正義引鄭顧命注云成王二十八年居

攝六年爲年端王鳴盛曰詩疏引鄭注割裂不全當續其

下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於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於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大傳大戴禮記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己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卽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卽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伏生大傳云居攝五年營雒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雒誥歆乃幷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鄭既分爲兩年又以召誥二月三月讀爲一月二月則所推自與歆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一

二十八年一三十年故鄭具言此明三十年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制禮樂朝諸侯於明堂是爲太平故有從致太平之年數起一說也史記三代但爲世表無年表其言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鄭所據蓋亦諜記之類今不可攷矣江聲曰僞孔本作王不釋釋文云馬本作不釋云不釋疾不解也聲謂釋當讀爲庶幾說繹之繹不繹猶不豫何休公羊桓十六年傳注云天子有疾曰不豫則言不繹而疾意自見矣喬樅謂今文尚書不豫上多有疾二字古文尚書無之馬據今文以

解古文故以不釋爲疾不解也

甲子王乃洮沫水相被冕服凭玉几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甲子王乃洮沫水作顧命

說文水部云沫洒面也从水未聲重文湏云古文沫从頁

又几部云凭依几也从任几周書曰任玉几讀若馮

案隸古定本尚書沫作顠凭作憑釋文云馬曰洮洮髮也

顠顠面也馬訓顠面與說文合許云古文作湏則作沫者

是尚書之今文矣凭讀若馮馮與凭同聲故讀如之段玉

裁曰吳志注虞翻別傳翻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四成王

疾困憑几洮顠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此字虛更作濯以從

其非案此爲濯之上蓋有脫文當云洮讀爲濯易其字故

下文云此字虛更作濯鄭蓋以洮字不可解馬季長雖以

洮髮訓之非由故訓故更爲濯字解爲浣衣雖於事或乖

而於字義必求是翻乃云天子顠面謂之澣衣甚違不知

蓋闕之義夫洮顠自是二事浣衣自釋濯耳非統顠在內

也洮讀爲濯者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祧眾

家本皆作濯是其例也兆聲翟聲同在第二部顠說文小

篆作沫古文作顠从水廾頁會意兩手匊水洒面也今說

文作湏乃是誤字尚書音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所引不

誤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同音假借字今本作憑此衞包

改也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

畢公等被冕服馮玉几

案據仲師注所引顧命是今文尚書凭有作馮者此三家之異文也

中論法象篇曰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夫以崩亡之候猶不忘敬況於遊晏乎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相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江聲云禮視朝則皮弁服此時顧命以傳重大事比視朝加一等故服元冕然則服元冕者亦加敬事之意徐幹中論正說此經之誼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熹平石經乃缺召太保下缺

師伯　師氏龍臣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芮伯師伯毛公師氏龍臣○師古曰師伯尚書作彤伯龍臣尚書作武臣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唐人諱虎爲武武臣卽虎臣也班氏以師氏龍臣爲人名孔傳則以師氏虎臣爲官其說亦異師古用孔傳以虎注龍誤矣

論衡氣壽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邵公百八十

王曰於戲疾大漸維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祚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

漢書倪寬傳寬奉觴上壽詞云癸亥宗祀日宣重光○李奇注云太平之世日衰重光謂日有重日也

案重光專就日言是尚書經師之說兒寬治歐陽尚書故其說與五行傳同又孝經說云德及于天斗極日月光依孝經說是由王者之德所致故以歸美文武尚書釋文引馬云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亦用今文家說重光得兼日月星言者月星與日晝夜代明故當兼言之也伏生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晉崔豹古今注音樂篇云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重光二曰重輪三星重輝四海重潤天于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是喻帝德光明皆兼日月星也漢書律麻志云淳于陵渠復覆太初麻朏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璧連珠也皆與馬融說同書君奭篇曰天休滋至然則文武盛時蓋有此瑞矣文選鍾上季檄蜀文曰奕世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又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曰體輝重光李善注云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李善兩引尚書一作昔先君

一作昔我君今正義本但作昔君豈李所據本與正義本別歟

班固典引曰宣二祖之重光

眞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通殷就大命

熹平石經上缺通殷就大命在下缺

案此漢石經尚書殘碑字見隸釋及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達殷集大命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古文達字今文皆作通如禹貢達于河達于沛達于淮泗史記皆作通是也集就古通用如毛詩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皆雙聲字古音達讀如撻

在夏后之詷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說文言部曰詷共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詷又辵部曰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

案僞孔本作在後之侗尚書釋文云侗馬本作詷云共也段玉裁曰說文引周書侗作詷與馬本合後作后者古字通用徐鼎臣李仁甫本皆作在夏后之詷誤衍夏字不可通徐楚金本作在后之詷無夏字玉海藝文志攷引在夏后之詷此用徐鼎臣誤本也黃公紹韵會引在后之詷用小徐本亦無夏字喬樅謂說文引周書疑是據今文故作在夏后之詷江聲云禮記祭統設同几鄭注云同之言詷訓同爲詷亦取共誼也在夏后之詷者謂在中夏爲諸侯之共主也僞孔本作後非是

淮南主術訓曰文王周觀得失遍覽是非堯舜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

案據淮南子云云則此篇所謂嗣守文武大訓者卽文武所著於明堂之訓也下文大訓在東序亦卽此文武之大訓可知矣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柔遠能爾安勸大小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勖贛於非幾

隸釋費鳳碑云不悟奄忽○又云終則不悟

案弗不古者通用據費鳳碑作不悟卽本顧命篇語疑今文尙書是作不興不悟興起也不興不悟言必死也又僞孔本尙書冒貢於非幾釋文云馬鄭王作勖貢如字馬鄭王作贛陷也此經馬鄭王本三者皆同是知今文古文並無殊異僞孔本非是江聲曰說文力部云勖勉也从力冒聲是勖以勉爲誼以冒爲聲勉誼不可以施於此文而古字或假借謂依聲託事也禮記緇衣引君牙作君雅鄭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雅从牙得聲而遂借爲冒易繫辭云冒天下之道虞翻注云冒觸也爾無以釗勖贛于非幾者謂女

毋以釗觸陷于不善也王鳴盛曰說文贛从贛省聲讀若坎坎義爲陷故贛訓陷也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故兼言勘贛也段玉裁曰釋文云馬鄭王作贛音勅用反此謂鄭王本字作贛而讀爲贛也說文心部曰憨愚也漢書高帝紀曰王陵少贛汲黯傳曰甚矣汲黯之憨也集韵去聲三用曰憨亦省作贛丑用切此本尚書音義也聲類韵集丑巷切與丑用雙聲釋文又云馬云陷也此謂馬本字亦作贛而其說又與鄭王不同贛從貝贛省聲贛苦感切說文引詩贛贛舞我卽小雅之坎坎鼓我舞系字誤師古注漢書曰贛古音下紺反是與陷音同馬讀爲坎訓爲陷本說卦傳公羊莊二十四傳贛諫讀如坎卽白虎通之陷諫贛陷也此與顧命馬注相發明喬樅謂魏志王肅傳言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此經勘贛肅讀獨與鄭同者蓋鄭本用古文故肅從之馬訓贛爲陷與公羊傳及白虎通合蓋從今文尚書說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潘勖作策命魏公曰宏濟于艱難茲卽受命還出贅衣於庭

熹平石經上缺非幾茲卽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隸古定本作茲既受命還與今文字異贅衣隸古定本作綴衣今據立政篇綴衣今文尚書作贅衣則此經當亦同作贅字也

越翌日乙丑成王崩

漢書律厤志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白虎通崩薨篇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
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壞也黎庶隕涕海內悲涼
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
案僞孔本尚書但作王崩釋文云馬本作成王崩云安民
立政曰成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曰成王二十八年
崩則王本亦有成字與馬本同是古文今文皆作成王崩
也攷周官司几筵及天府注鄭君采鄭司農注兩引顧命
文一有成字一無成字仲師所引皆今文尚書不當舛異
其無成字者段氏懋堂以爲或後人依僞孔本刪之王鳳
喈孫詒穀皆云天府注有成字或其所見者善本歟
釋名釋喪制曰人死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不祿
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之聲也天
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硼聲也
太保命中桓南宮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
釗於南門之外
漢書古今人表第三等中桓南宮髦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仲桓南宮毛仲中毛髦古皆通用字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
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
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逆子釗逆迎古者通用周禮巾車注

云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同作逆字禹貢逆河馬班
皆作迎河金縢篇曰小子其新逆鄭注云更自新迎說文
廷部曰逆迎也从廷并聲關東曰逆關西曰迎是也
延入翌室恤度宗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曰正位度宗○章懷注云尚書曰延入
翌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
案翌室正義本尚書作翼室此與上文翌日今本作翼日
皆備包所改也段玉裁曰僞傳訓翌爲明疏引釋言翌明
也則其字必本作翌翌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備包
妄改爲翼非是後漢書章懷注引尚書云云此本蔡邕典
引注也蓋蔡氏引尚書延入翌室卽度宗而申之曰度居

也宗尊也今本文選注脫去引尚書語章懷自襲蔡注耳
凡古文尚書宅字今文尚書皆作度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黻衣
周禮天府注鄭司農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
冊度
熹平石經黼衣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字如此段玉裁曰此今文尚
書也詩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依或展字見釋文然則古
字多通用但未知今文家作何說喬樅謂依或展字則此
黼衣乃黼依之省借黼依卽黼扆也如周禮司几筵凶事
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引顧

命仍几爲證是其省借之例也

牖閒南鄉敷重蔑席繙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篾席元紛純漆仍几

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云故書仍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閒南鄉西序東鄉東序西鄉皆仍几

案據鄭仲師說則讀乃爲仍是讀從顧命之仍几此所引今文尚書也說文肖部云莫火不明也从肖从火肖亦聲

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蒻席也讀與蔑同尚書正義引鄭云篾析竹之次青者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攷篾乃俗字鄭本實作蔑蔑猶微也蔑微之訓與說文莫火不明義近許據壁中古文故字作莫鄭從伏生今文故字作蔑許君讀莫與蔑同是從今文以正古文之假借也布敷古相通用說文引古文作布今文則皆作敷僞孔本亦作敷此改從今文尚書也釋文引馬云篾纖蒻正義引王肅注云纖蒻苹席蓋蒲席也皆訓蔑爲纖纖亦微也說文云莫席織蒻席織當亦纖字之譌說文艸部云蒻蒲子可以爲平席也段玉裁云蒲子猶子蒲謂蒲之稚嫩者或改爲蒲本非也世謂蒲平劉熙釋名云蒲平以蒲爲之其體平也此所謂蒲與左傳言董澤之蒲同蒲可以爲箭榦亦竹之類故鄭以析竹次青言之下文底席正義引鄭云底致也蔑纖致席也謂底席視蔑席

而又加織致者玉篇蔑席孔安國曰蔑蒯苹也本作底按作底者是底席與蔑席豐席一例皆言席精麤之別加艸作蔑乃俗字耳釋文引馬融云底青蒲也正義引王肅注同攷漢書史丹傳云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注以爲青緣蒲席是知書言綴純蓋謂綴以青純也豐席畫純正義引鄭云豐席刮湅竹席段玉裁云今本作字誤湅治也刮湅謂刮治使色澤姅容可觀故曰豐席也刮湅當是湅之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又引王肅注云豐席莞攷詩下莞上簟鄭箋云莞小蒲也又攷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禮記深衣有純以青純以繢之別然則席之綴純亦卽繢純矣筍席正義引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釋文引馬云筍箬箬攷說文竹部云箬竹箬也箬字云楚謂竹皮曰箬箬是馬亦與鄭合據此知今文古文並無異解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周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注曰鄭司農云書顧命曰越七日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允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

案賈疏引鄭顧命注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河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允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今攷說文宀部云寀藏也采古文保周書曰陳寀赤刀許君所稱古文尚書也書正義引鄭注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與周禮注鄭司農所引顧命文均不作寀字則是仲師及康成皆從今文也說文玉部云璧無閻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鄭說與許君合墨子非攻篇云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沈約宋書符瑞志云周公旦攝政七年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榮光出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坐之而去周公援筆寫之然則此云河圖兼有周家及前代之錄圖故鄭廣指帝王聖者所受也文選典引李善載蔡邕注引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江聲據之以所引爲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喬樅謂江說非也蔡所引尚書當是尚書說古帝王受河圖者非獨顓頊前有伏羲受河圖黃龍負卷出水見尚書中候握河紀禹受河圖元龜負書止壇舜博物志引尸子是蔡邕特約舉尚書之說所引文句或更

有脫佚不得以爲卽今文尚書也觀鄭司農天府注引顧命陳寶云云與馬鄭本同則知今文尚書經無顓頊雒書等字也

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蔡邕注曰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河圖二字舊脫雒今增之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

案文選褚淵碑文曰餐東野之秘寶李善注云雒書天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杼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段玉裁云尚書大傳天子資唐諸侯疏杼鄭注杼亦牆也是杼爲序之假借今文尚書蓋如此大傳屬今文漢時緯書亦皆用今文也喬樅謂據尚書緯引顧命文作天球河圖在東杼益足證今文與古文並同段氏知緯書皆用今文而猶以蔡引尚書顓頊雒書等字卽古文尚書大玉夷玉天球等之駁文何其明於彼而獨暗於此邪

伏生壁藏之尚書經秦亂後雖亡失其什七八然二十九篇書固完好以教於齊魯之閒其後孔壁中古文旣出子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兒寬嘗從孔安國受業三家尚書之學皆出於寬閒有文字小異訓誼稍別者要亦經師相承各守舊說甯失之固而不肯輕變家法蔡邕當熹平時嫉俗儒穿鑿疑誤後學故與楊賜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邕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

儒晚學咸取正焉段氏乃執李善所引蔡邕注語謂邕據今文尚書刻石經其不可信者多未免失之苛矣

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周禮典路注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

案賈疏引鄭顧命云大路玉路贅路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尚書正義引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路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又引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路是象路也象今注疏本誤作金非是不陳金路金今注疏本誤作象非是木路革路者主於朝祀而已據此是馬融王肅以贅路爲金路以次路爲木路與鄭說異馬用古文說則鄭注爲今文說可知矣鄭司農典路注既引書顧命云云卽言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屬車卽所謂貳車者續漢書輿服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四十六乘周制大路貳車十二乘先路當同據鄭司農說是今文尚書家說以贅路次路皆爲大路先路之貳車非金路木路之謂也

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
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執戉立於西堂一人冕執戣立
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案尚書綦弁正義曰王肅云綦赤黑色釋文曰綦音其馬
本作騏云青黑色攷詩曹風正義引顧命云四人騏弁鄭
注云青黑曰騏是鄭本尚書亦同馬作騏弁此從今文也
王肅本作綦是從古文尚書肅好與鄭立異馬鄭說有不
同者王必從馬而違鄭此經馬鄭皆從今文作騏故王肅
獨從古文作綦也詩正義又云鄭於曹風箋謂騏當作璂
以玉爲之於書顧命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
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

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服爵弁則是士也云騏弁明亦是
士弁師之文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
皮弁則士皮弁無綦飾故知顧命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
色非綦玉之皮弁矣喬樅謂馬鄭皆以騏弁爲青黑色王
肅獨云綦赤黑色按赤黑乃爵弁之色若騏弁亦作赤黑
色則與爵弁何別王說非是爵弁僞孔本作雀弁據詩正
義引顧命作爵弁是依鄭君本今從之

說文戈部曰戣周書侍臣執戣立於東垂兵也从戈癸聲
又金部曰鋭侍臣所執兵从金兌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
若兌

案今本說文鋭字作鈗王鳴盛曰楊雄傳長楊賦有云兗

鋋瘢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侃按字書無兗字今俗以爲兗州字兗州本作沇此兗鋋合作銳鋋漢書相承誤爲兗字如淳乃云兗括也師古依孟康爲箭括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鋋小矛同可傷夷人乎攷宋本漢書附此段於雄傳末臣侃者宋祁謂是張侃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鋋字相次則侃說是也段玉裁曰侃云說文銳字與鋋字相次又按今文尚書一人冕執銳孔安國曰銳矛屬也疑舊是作銳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以玉裁攷之玉篇無銳字有銳字與鋋鋋鏟以類相從注云徒會切矛也又弋稅切案又弋稅切四字必孫强所增而徒會切五字乃顧氏野王原文是野王所據尚書作一人冕執銳也廣韵十七

準無銳字十四泰銳杜外切矛也又弋稅切集韵十四太銳徒外切矛屬毛氏禮部韵略黃氏韵會九泰銳徒外切矛屬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兗自六朝已然野王法言皆無銳字陸氏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亦疑德明時說文未必有銳字廣雅釋器說矛有鋋鋋袍卽鉈而無銳似魏時說文亦無銳字又在玉篇之前矣說文銳字當依尚書作銳音徒外切毛居正六經正誤曰銳矛屬許氏說文音兗廣韵徒外切今音以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當從說文廣韵音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善本作銳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兗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兗也而讀若兗之下或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

徒會以稅分別其音又銳譌爲銳遂移徙分置耳段說是也今從之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玠圭上宗奉銅瑁由阼階隮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旣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栢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尚書違失事云顧命執瑁古冃字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覺定復訓爲栢謂酒栢甚違不知蓋闕之義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栢誤莫大焉馬融訓注亦以爲同大同天下今經益金作銅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今按虞翻說非是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故鄭以爲酒栢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酯則彼同是璋瓚矣半圭曰璋璋瓚亞於圭瓚禮

記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是其差也大保以醋之同既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也假如翻說則下文乃受同瑁作乃受瑁猶可通也而下文用以祭用以醋用以嚌者是何物乎豈皆當作瑁乎斯大謬不然矣江聲曰古瑁字作珇見說文玉部曰則別是一字說文別有冃部以冃爲古瑁字非也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之酒器圭瓚則宗廟之中酌鬱鬯以祼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二說申明鄭義足以折翻之駁難矣喬樅謂訓同爲酒器亦是今文家說何以驗之翻稱馬融訓注以同爲大同天下馬用古文尚書說故不從今文家之訓又翻所言今經益

金就作銅字與白虎通稱尚書乃受銅瑁吉晃服受銅稱王釋晃藏銅反喪服正合然則作同訓爲酒器者蓋歐陽尚書所傳伏生之本也益金作銅者大夏侯尚書之本也白虎通多用大夏侯說其以銅字訓爲天子副璽者當是小夏侯之說此三家尚書之文誼異別者也

白虎通紼冕篇尚書曰王麻冕黼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

案此今文尚書作介乃玠字之淆借許引周書曰稱奉玠圭段氏玉裁以爲卽引大保承玠圭句又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喬樅謂據說文知今文尚書介字當从玉作玠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

又案白虎通引尚書乃受銅瑁又言吉冕受銅又言釋冕藏銅則所據三家今文實有同字益金作銅者攷漢書律麻志言六律六呂本黃帝使泠綸取竹之解谷制十二筒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迨後其法皆用銅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取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故周禮以典同名官當亦取律呂之義此王所受同許鄭均改爲爵名自是圭瓚之器用銅爲之者故三家今文字或作銅也攷工記言大璋中璋邊璋之制皆黃金勺青金外杜子春云勺謂酒尊勺也鄭康成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三璋之勺皆以黃金爲之則圭瓚亦以黃金爲勺可知也飲器以梓爲質飾以金玉此圭瓚爲傳重之器觀白虎通言既事藏之則非祭祀常用之瓚當必用銅爲之取其永遠世守之意觀商周彝器皆以銅爲之金飾其外大可概見矣易震卦不喪匕鬯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在易帝出乎震震長子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於震以不喪匕鬯言之此銅瑁所以爲傳重之器也馬融訓此經同字以大同天下言之卽漢書所云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之義古文與今文說亦相通惟虞翻云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爲天子副璽者義獨別異此小夏侯尚書之說也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

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嘗非之案禮記月令曰固封璽
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
與之蔡邕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
者尊卑共之月令左傳所云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
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
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蔡邕亦
習小夏侯尚書者今文家以同字作銅遂以銅訓爲天子
之副璽蓋據秦制天子玉璽其副璽當用金故爲此說然
以璽爲傳重之器秦漢以前無此說未可據以解此經之
銅瑁不如許鄭之訓於義爲長
白虎通紼冕篇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
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之冠也十一月之時冕仰黃泉
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冔者十二月之
時施氣受化冔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冔謂之收者十三月之
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
乖也冔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蔥大者在
後時物亦前蔥也綌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
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
冕禮也尚書曰王麻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
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
察無徒明不極知下

案尚書大傳載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周公曰古之

人有冒皮而句領者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是冒皮乃大古未有禮文之服也大傳又言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則以麻爲冕蓋始自黃帝史記言帝堯純衣黃收素隱云收冕名其色黃故曰黃收象古質素也據此知唐虞冠冕同名爲收夏后氏卽沿唐虞之制也

蔡邕獨斷曰冕冠周曰冔弁殷曰冕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冔冕其上周黑而赤如冔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皆七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凭玉几導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對揚文武之光訓

漢書敘傳曰末命導揚

案凭字說已見前臨君周邦文選責躬詩李善注引作君臨周邦竊以爲作君臨者是也今本尚書或傳寫者誤倒之對揚古文作答揚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答字今文皆作對如雒誥奉答天命尚書大傳作奉對是也此下文王再拜興答曰白虎通爵篇亦引作對

王再拜興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銅瑁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眇眇小子屬當聖業
白虎通爵篇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
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
也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
據鄭注明以同瑁爲二物虞翻乃謂同是冃之誤字其亦
不思而已矣段玉裁曰鄭君訓同爲栝則上宗奉同王受
同三宿三祭三祼大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倘如
仲翔改作上宗奉冃瑁乃受冃瑁則三宿三祭三祼者果
何物乎且以下同字可皆更爲冃乎大保受冃降以異冃
秉璋以酢果何解乎天子之瑁乃有異者爲貳乎其悖謬
甚矣
王三宿三祭三祼
說文尸部曰祼灌鬯爵酒也从尸从𠙵𠙵亦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
祼
案尚書釋文云咤陟嫁反字亦作宅又音妬徐又音託又
豬夜反說文作祼丁故反灌也馬本作祼與說文音義
同正義曰王肅亦以咤爲灌鄭元云徐行前曰肅卻行
曰祼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喬樅謂作宅者古文
尚書也觀下文云大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尚作宅字
可證古文本作宅矣馬本作祼者祼之譌字也陸本作咤
者祼之或體也玉篇尸部曰祼丁故丁嫁二切周書曰王

三宿三祭三詫孔安國曰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本或作
吒據玉篇所引云云是僞孔本亦作詫字矣然則馬本作
詫者蓋讀古文宅字從今文之詫也別本或作吒字後人
傳寫譌詫爲詫又譌詫爲咤耳釋文言馬本作詫音義與
說文同足見馬本原作詫字後人不能辨別詫詫之爲二
形遂誤詫作詫說文所載詫字蓋據今文尚書以詫訓奠
爵酒奠爵必卻行復本位故鄭云卻行曰詫與上文王三
宿宿卽肅也徐前行曰肅相對成誼進爵必前行離本位
既祭乃奠爵必卻行復本位許鄭誼實相成也
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
拜大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

說文曰部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大保受同嚌故从口史籀亦
以从口
又口部曰嚌嘗也从口齊聲周書曰大保受同祭嚌
案僞孔本尚書作秉璋以酢釋文云酢才各反王嗚盛曰
酢當作醋說文酉部云醋主人進客也或作酬酷客酌主
人也在各切酢酸也倉故切酸酢也素官切今俗醋酢相
亂當據說文正之王說是也釋文又云宅如字馬同徐殆
故反放說文宀部云宅所託也重文託云古文宅庢云古
古文宅託與託形近音同古文作託今文作託託卽宅字
故轉寫者以託誤作詫也徐音宅殆故反則讀宅同度古
者宅度二字本相通用段玉裁曰宅古音如鐸亦音徒故

切集韵十一暮曰度或作庀宅二十陌曰宅或作度是也
喬樅謂此宅字亦卽上文三𡰥之𡰥古文作𡰥今文作𡰥
蓋太保受同祭酒嚌酒之後亦必卻行復本位以同授宗
人而後始拜也宅字得訓爲卻行者蓋與踱字義近玉篇
足部云踱午前午卻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踱蹌踱暢容以
委麗兮注張揖云踱踱疾行互前卻也類篇云踱或从庀
作跩庀卽古文宅字古字多省借庀疑卽跩之省文今文
尚書作𡰥蓋以音同假借爲𡰥字𡰥亦卽古文宅也
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皆黼黻衣黃朱紱
白虎通紱冕篇曰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因以
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
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紱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
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紱亦謂諸侯也別於天子謂之
黃朱黃朱亦赤矣大夫葱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赤紱葱衡
士韍韐朱赤者咸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紱以韋爲之者
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
天地人也用爲紱服百王不易也
案今本白虎通字多譌舛不可讀茲據段氏玉裁所訂正
者如此段氏云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於斯干曰
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與今文尚書合古文尚書作布
乘黃朱與今文異按漢書韋孟諷諫詩黼衣朱紱此正用

今文尚書黼衣謂畫黼於衣也黻同市亦作韍蔽膝也假借作紼芾茀黻朱黻與詩斯干易困卦訓同李善注文選不誤師古注漢書云畫爲亞文故謂之黻誤矣漢書正文本作黻注本云朱黻爲朱裳畫爲弗文也弗古弗字故因謂之黻又作紱其音同今本竝誤

白虎通姓名篇曰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

賓稱奉玠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璧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皇奭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說文玉部曰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玠圭

案此今文尚書也古文無玠字段氏玉裁以爲許所引周書爲上文太保奉介圭之句誤涉下文賓稱奉圭而合之也王鳴盛云古文尚書無介字此僞孔氏所刪去也殆以釋器圭尺二寸爲玠攷工記玉人天子之鎮圭尺二寸疑非諸侯所有故刪去介字但崧高詩錫爾介圭是諸侯亦得有介圭然彼猶是賜與申伯者若韓奕詩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鄭彼注云韓侯以時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彼疏云經再言入覲故分爲二韓侯入覲爲行覲禮入覲於王爲行享禮然則此經言享禮之圭無妨有介字也江聲曰介圭卽命圭此經倆奉介圭兼幣

是朝兼享禮故庭實俱設與常禮不同介珪固是命圭不
妨幣中別有享圭也喬樅謂江說以介圭卽命圭其誼是
也韓奕詩明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言以其介
圭則實爲韓侯之命圭而非享禮中之圭幣矣玠圭雖指
尺二寸者言之然諸侯之命圭亦不妨通稱天子曰鎭圭
公侯伯又有桓信躬之別其稱名固自不同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維周文武誕受羙若克恤
西土維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說苑政理篇曰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
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
繆誅賞繆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
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未嘗聞也

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子政所引今文尚書與古文
尚書同若史記周本紀云畢立賞罰以定其功尚書大傳
曰畢力賞罰以定厥功白虎通諫諍篇云尚書曰必力賞
罰以定厥功此則漢民間所得大誓之文與此文相似而
不可溷爲一王伯厚俑爲漢儒所引異字誤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說文支部曰敷敝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又曰
敝敷也从支也聲讀與施同

案經傳敷皆作敷漢碑多從寸作敷段玉裁云五經文字

曰敷說文也敷經典相承隸省也此非隸省乃隸變耳變寸爲万筆勢相同非从方也今俗从方則誤矣又與寸古通用是以下體从又之字隸或从方寡命與康誥寡兄大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維予一人釗報誥

案尚書釋文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古文分篇之各不同也僞孔本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分爲康王之誥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告諸侯而使報告異篇失其義也故馬鄭王本皆孔氏古文之舊今本乃僞孔傳妄改孔穎達曲附之無識甚矣江聲曰馬鄭二公皆非輕改舊章者蓋必孔氏古文實是二篇而馬鄭從之也今案敘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明非踰年卽位而誥諸侯也且必推本成王崩言之明是成王崩未久時事然則尸天子謂主天子之位卽在應門之內之位也言遂誥卽在應門而誥也是則康王之誥卽此王若曰以下云云非別有逸篇也

又案詩周譜正義引鄭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頒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狩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鄭之此注皆依伏生大傳爲說亦用今文家言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史記周本紀曰太子釗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甯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漢書谷永傳永災異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案僞孔傳本尚書無作罔今據漢書谷永傳引經及後漢書荀彧傳彧勸操語皆作無不則知今文尚書本然也

後漢書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案酺本傳言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又從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數則酺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注云東觀記云充與光武同門學攷光武紀言學尚書於中大夫許子威資用乏絕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然則知光武及許子威暨韓生皆習歐陽尚書矣

又荀彧傳彧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注尚

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白虎通爵篇尚書曰王釋冕喪服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
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
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
王統事發號令也
案段玉裁云白虎通引無反字蓋今文尚書也喬樅謂此
不然也白虎通引尚書無反字當是傳寫者脫佚據下文
云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有反字無服字則
知上文誤脫去反字下文又誤脫去服字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羣公謂諸侯及王之三公諸臣
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
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鄭說亦與白虎通合經言王反
喪服而未及羣公故鄭言此以補經所未備也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
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者史
臣之詞也
案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卽位文阿議曰千人無君不敗則
亂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
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卽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
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文阿此議與白虎通說康王在
喪情事相同康王麻冕受策召公當卽援成王故事蓋三

家今文尚書雖亡而佚文遺說尚有散見於他書所引者
故文阿得據以爲言也

長洲彭濤鰓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七

胙誓弟九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五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並與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胙誓○集解曰徐廣云
胙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作柴誓今
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字異義亦變也言於胙地誓
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

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柴史記作肸大傳作鮮喬樅攷鄭君周禮注引書柴誓曰敜乃擭敜乃阱時秋也是鄭以肸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爾正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尚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大傳作鮮誓鮮卽獮之同音假字作肸作獮皆三家之異文據說文解字引周書作柴誓然則古文尚書當是作柴字也段玉裁曰肸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古音如徙故與肸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尚書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柴衞包用貞柴卽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爲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爲費王氏鳳階曰柴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後幷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卽在此皆非也王說辨析甚確又顧野王玉篇米部粟惡米之粺卽粟字或是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爲柴也集韻

鮮誓

獮誓

尚書大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

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

先大夫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注言伯禽封於魯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正義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鄭於曾子問又引作費誓者此亦天寶時衞包改柴爲費非鄭所引之舊文尙書隸古定本作柴誓正義本亦改爲費是其證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

周禮雍氏注曰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本作郑音徐

案郑字當是徐之或體此蓋亦三家尙書之異文也段玉裁曰說文邑部郑郑下邑也魯東有郑城史記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郑郑之下邑在魯東又郡國志曰魯國薛縣六

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邾竝音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邾者在魯東切近擊榛相聞故曰東郊不開也

善敳乃甲胄敳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鋒刃無敢不善

史記魯世家曰陳爾甲胄無敢不善○又曰敳乃干讀若矯

說文攴部曰敳擇也从攴㚔聲周書曰敳乃甲胄○又曰敳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敳乃干讀若矯

㚔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敳謂穿徹之敳猶繫也弔至猶善也鄭解敳字訓與許同而敳字之訓則與許異蓋三家說有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网部曰罾从网米聲或从𠂤作

㚔然則敳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喬橈謂令正義本厲作礪此俗體也古書但作厲字左傳云磨厲以須是也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尚書砆礪磋磨丹字作砆砆厲古今字之異又說文金部云鏠兵刅也依說文則字當作鏠其鋒字乃鏠之省文耳

今維淫舍牿牛馬敶乃阱無敢傷牿

魯世家曰無敢傷牿○正義曰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

案說文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分韻說文引無淫舍二字江聲曰案淫舍之言大

放也既大放牿牛馬則無牿者矣何又云毋敢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有淫舍字非也王鳴盛曰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牿之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喬樅攷書正義引鄭注以牿爲桎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攷易蒙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注云梏告也牛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冷剛問易注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如鄭所說牛牿前足則馬亦可知也蓋說文所引從古文說故以牿爲牛馬牢鄭從今文說故以牿爲牛馬腳也牿字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今文當皆作梏故鄭從今文讀牿爲桎梏之梏耳

尚書大傳曰獲捕獸機檻也

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獲注云阱穿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書紀誓曰歼乃獲敹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案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歼攷說文支部云歼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敹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敹乃阱歼敹二字相連敹下引周書則歼從可知矣古文尚書作杜者此以音同假借用之漢書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其門也字本作歼音同是知歼爲今文正字杜

爲古文假借字今則杜字行而廢字廢矣柞罟賈疏以爲
整柞於中向上罟罟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
而出謂之柞罟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云鄂
柞格所以誤獸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振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不復
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解曰
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作振
案古文尚書作祇復之段玉裁曰按作振者今文尚書也
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祇動咎繇暮日嚴祇敬六
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祇懼魯世家作震懼內則

記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又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
注云畛或作祇祇振語之轉喬樅謂今文作振史記以訓
詁代之故云敬復也
無敢寇攘踰牆垣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無敢寇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鄭君
謂因其失亡曰攘即有因之謂此亦用今文尚書說也失
佚古通釋詁儀仍因也邢昺疏引費誓曰無敢寇攘鄭注
云因其亡失曰攘儀攘音義同
甲戌我維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

三隧峙乃楨榦甲戌我維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隧峙乃勞苽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勞苽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胥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曰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大刑死刑

案此篇蓋太史公檃栝錄之說文食部云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據許所引是古文尚書作餱糧也米部又云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熬米麥亦乾食之類據史記所錄是今文作糗糧也尚書正義引鄭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於罪隸舂藁不殺之據檀弓言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哀公使人弔之其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周之軍法有沒入其妻孥者矣

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甲戌我維征徐戎

第四葉陽經文無敢傷牿下奪牿之傷女則有常刑八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一終

長洲彭清獻元和管禮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二十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八

甫刑弟九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六

維甫命王享國百年薎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曰鄭元曰書

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

又匈奴傳曰周道衰荒服不至穆王於是遂作甫刑之辟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

四方

又匈奴傳曰穆王作呂刑之辟

案僞孔傳本甫刑作呂刑攷說文呂部云呂脊骨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諸書所引皆作甫刑惟墨子作呂刑然則作呂刑者古文尚書也馬鄭本當是作呂故僞孔承用之書正義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可證也漢書匈奴傳又云穆王作呂刑之辟此或兼采古文尚書故與刑法志所引不同或後人據今本尚書改之未可知也甫侯亦稱呂侯者甫其國也呂其氏也國語周語曰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是呂者四嶽所賜之氏也毛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是甫者四嶽所封之國也

論衡非韓篇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案僞孔本作耄荒釋文云耄本作蓩攷說文老部云年九

十曰耄从老蒿省聲耄耋字皆不見說文則字作耄爲正
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段
玉裁以虞書無耄字謂當作周書耄字如此卽此呂刑之
耄荒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據漢書載甫刑云云則今文尙
書正作眊荒又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又
平帝紀元始二年詔云眊悼之人又彭宣傳云年齒老眊
皆以眊爲耄字然則作耄者古文尙書也作眊者今文尙
書也僞孔本作耄乃俗字耳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賈疏曰呂侯訓
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又大司寇職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曰謂

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以詰謹四
方
案鄭注周禮兩引此經皆云度作詳刑僞孔本無詳字鄭
注所引蓋亦據今文尙書也眊蓺古書通用三家今文當
亦有作蓺荒者故鄭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維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
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案史記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
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尙書正義

引鄭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皞之代也與史記合是鄭君亦從今文尚書說

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皞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不同當以鄭說爲長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潛夫論述赦篇曰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

案王符所稱卽述甫刑之語以鴟義爲消義者尚書疏引鄭注云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疑消義乃梟義之譌以聲同致誤也奪說文作敓支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支兌聲此所稱古文也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虔之訓賊當亦今文尚書說

敓攘撟虔

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劫略敓攘撟虔者其刑死

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强取曰虔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韻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撟虔按凡物失去謂之奪强取

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云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敓數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又案漢書武帝詔撟虔二字卽本尚書故孟康引甫刑此文爲證是今文尚書撟字从手作撟也段玉裁曰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字从手今皆作矯卷二十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从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皆與說文合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而今本作矯呂刑同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从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帝而鄭注尚書乃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說亦各有不同賈逵注國語云非先王之法曰撟賈先治大夏侯尚書則國語之訓乃本大夏侯解故也其訓爲假詐擅稱上命者當是歐陽家說武帝時

書惟有歐陽也鄭訓撟虔爲撓擾引左傳虔劉邊陲爲證
左傳者古文之學此鄭據古尚書爲說僞孔傳多本於王
肅肅好與鄭爲難故違鄭而改用今文家說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維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
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
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
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
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案禮記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
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
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
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
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
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
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
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
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
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
氏之末也喬樅謂禮記引甫刑鄭注不言尚書同異是與
今文尚書同可知也鄭所釋亦據今文家說國語楚語云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韋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後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說皆與鄭君同是皆用今文尚書說但鄭注禮記語略而注尚書語尤詳耳非有異也隸古定本作苗民弗用靈攷墨子尚同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王鳴盛曰弗不否三字同古音靈讀爲連故轉爲練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制與折古字亦通古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作制是也虐與殺古誼亦同段玉裁曰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爰始淫爲臏宮劓割臲卼庶剠

尚書虞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則劉歆云臏宮劓割臲卼庶剠

案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此所稱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今文異刖字乃則之誤尚書疏引鄭云則斷耳劓截鼻劉謂椓破陰黥謂羈鯨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稱書當與之同攷刀部云則斷耳也

訓與鄭合是知刖爲刑之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劉者歰之或體集韻云歰古作劉玉篇刀部云劉刑也此本諸尚書也剠亦黥之或體庶剠者玉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頷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圂差有辭民興胥漸湎湎紛紛圂中於信以覆詛盟

毛詩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湎湎紛紛

論衡寒温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奏之路赤衣比肩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泯泯棼棼段玉裁曰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衆貌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貌也春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芬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天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維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案隸古定本僇作戮僇戮字通旁作方說文旁从二方聲

則方乃旁之消借天帝作上字江聲曰此下有上帝監民句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爾上帝卽天帝也

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駭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

案王鳴盛云此經上文言苗民虐威庶僇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喬樅謂段說是也

漢書敘傳曰報虐以威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黎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繼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義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

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
案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
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
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
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
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
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
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
者也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

也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
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
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苗之亂
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今攷尚
書疏約鄭尚書注云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至禹有降格
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
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
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其說皆與國語
韋昭注及王符潛夫論合是古文今文尚書家竝無異說
僞孔傳乃以此皇帝爲君帝云君帝帝堯也重卽羲黎卽
和顯與鄭韋違異其說殊謬觀楊雄法言王符潛夫論所

云則重黎之非卽羲和昭然益明又徐幹中論厤數篇亦以爲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足見漢儒舊說皆如此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致定今文甫刑

皇帝清問下民矜寡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曰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嘉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墨子所引呂刑文羣后之肆三句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與今本尚書不同江聲曰尚書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卽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僞孔氏削去曰字而以羣后至無蓋十

四字移置皇帝清問之上又改肆爲逮又于有辭之上增
鰥寡二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賴有墨子得據以
正之棐讀爲匪漢書地理志錄禹貢之文匪皆作棐則棐
匪字通據墨子則古文棐無皆作不也威僞孔本作畏禮
記表記引作威與墨子合乃名僞孔本作乃命說文口部
云名自命也是名之誼本爲命也史記天官書免七命索
隱曰免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
是名命古文通用也哲漢書引書作悊說文口部哲字重
文作悊釋言云哲智也哲民者謂教導民使知禮義所以
增益其智慧也僞孔本改悊作折非是段玉裁以爲墨子
揩摭不同江氏叔澐不應據之移易經文又正義檃栝鄭

注之語亦不應拘泥喬樅謂古文尚書爲僞孔氏所亂本
不足憑馬鄭之古文本又已無存墨子書雖殘缺然此節
文甚明晰以之攷定今本尚書固非無徵不信者江說未
可厚非今文古文兩家尚書篇數多寡雖殊而經文則大
略相同閒有不同者乃文字之小異耳此節今文尚書既
無他書所引可證則據墨子之文猶愈於僞孔氏之本也
惟有辭上有鰥寡二字江謂僞孔所增此又不然據三國
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此經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與今本尚書文同鍾繇時僞孔傳尚未出而所引
有鰥寡二字自是尚書原文如此經重言鰥寡者鰥寡煩
連無告之人刑所宜肯今亦因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

則刑之酷莫此爲甚矣

禮記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孟子盡心篇趙注曰尚書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名山

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于民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

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

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

又曰吳越之俗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無禮也中

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

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案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

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惣民惟刑當爲夏侯尚

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皋陶謨以天命有典

與天秩有禮竝舉此有禮字於誼尤備伏生於甫刑傳屢

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

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

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

刑以封申呂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皋陶不與焉蓋

各之也

案殷墨子引作假見王伯厚藝文志攷假殷古文今文之異字也賜世傳家業治歐陽尚書習桓君章句宿有重名是賜所稱乃歐陽氏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伯夷降典恤民惟刑

漢書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恤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恤謂憂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爲解又僞孔氏本尚書當亦有禮字故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其後轉寫脫去禮字而他書所引遂皆依今本尚書刪之耳又案尚書釋文云折馬鄭王本皆音恤馬融云智也據此是馬鄭王本折皆讀爲恤與漢書所引恤民合蓋作折者孔壁古文尚書也伏生歐陽今文本亦與之同作恤者夏侯今文尚書也馬鄭王古文本讀折從恤而其訓又與今文家殊觀班志以制止訓恤字是以恤爲折之假借此如論語片言折獄魯讀折爲制正合則字雖小異而訓仍與伏生大傳誼同也馬融訓恤爲智取道民使智之誼此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者僞孔傳云斷以法是讀折如字非改恤爲折也墨子書引作哲哲恤字同

可見尚書別本舊有作折者此夏侯尚書之所本也三國志吳志步騭傳云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亦作哲字此蓋用夏侯今文尚書歟

淮南子人閒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以教祗德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爰作士釋爲皐陶王鳴盛曰據後漢書楊賜傳言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皐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皐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皐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段玉裁曰作爰作衷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尚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皐陶不在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中衷古通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注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

法無悃誠也

案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文遝注又引周人之教云云先大夫曰周人之教以文當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尙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尙書曰以教祗德

鹽鐵論刑德篇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愼法設而姦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維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衷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維訖于富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維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無而字又躬字作身爲異喬
樅攷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引今文尚書中字
作衷則此文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當亦同作衷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維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
刑之迪其今爾何懲維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衷維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行字爾
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不字據鄭君注禮記緇衣篇以不爲
衍字則知三家今文尚書亦作播刑之迪無不字也觀於

五刑之中以後漢書所引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例之則此
處今文亦皆作衷字
古文苑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
案崔寔此箴卽用今文尚書上帝不蠲之語也家語執轡
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家語
出王肅僞撰肅治古文尚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蓋皆同也
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
攷周禮蜡氏除不蠲鄭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
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訓爲
不潔今古文亦當同矣
王曰於戲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

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乎人假我一日非終維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爲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之謂也○李賢注云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也馬意以天降中於民相協厥居是天心仁愛哀矜下民我者我民也李賢後漢書注以我字訓君蓋據僞孔傳以爲之說非獨義與馬異而且非楊賜之恉也江聲曰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文卽承之以爾尚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段玉裁曰後漢書楊賜引書云云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禆傳攷義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今本假字誤俾僞孔

本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馬本作矜矜哀也楊賜假我一日爲句僞孔俾我句絕僞孔與古文今文皆乖異不同如此又曰勤釋文作日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曰云言曰我當勤之王氏鳳偕以爲孔傳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會戒而不勤也孔傳本原作曰字今定從曰唐石經作曰非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維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

又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肇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案江聲據宣帝紀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刑爲衍文段玉裁曰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作祇事不怠四字祇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之駁異者僞古文祇勤于德夙夜不怠卽就祇事不怠演之又據外戚傳引書與今本同則知祇事不怠檃括之詞耳喬樅謂段說是也據後漢書陳寵傳亦引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文是今文尚書本有此句豈得以爲衍文邪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曰震畏天命雖休勿休

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加眾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後漢書蔡茂傳茂上書曰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維永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篇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荀子君子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

漢書賈誼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說苑君道篇曰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

案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是知古文尚書亦與今文同杜預注云一人天子也甯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矣

萬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盧辯注云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

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淮南主術訓曰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案此所引書兆民作萬民疑三家尚書之文或有不同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赦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愼法獄之謂也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云王肅曰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云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案周禮大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義皆云詳審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段玉裁曰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遞改作祥非也史記作祥亦淺人所改也

漢書敘傳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注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存恤孤寡
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汝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攷尚書釋文云吁馬作于云於也則于字卽吁之淆借吁於誼同訟蓋詳之譌字段氏懋堂以爲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作吉人謂何擇非吉人乎此蒙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駮異非以宜訓及也王鳴盛曰釋文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正義引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史記度作居者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而爾古字通用儀禮聘禮而不善乎鄭注云而猶女也史記三句皆多有其字蓋順經文而足成其誼耳
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鈞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云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

案徐廣史記音義曰造一作遭造遭古通用段玉裁云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耳喬樅攷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据此是歐陽尚書作造字太史公時書惟有歐陽立學官然則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信乎訓詁皆爲誠謂罪狀情實也尚書釋文云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王鳴盛曰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貝部云賕以財貨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僞孔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段玉裁曰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

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閒也來求字異訓同段說亦通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德威所引律必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三等故出人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相遠幾與犯法者等矣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注云察猶審也怒責也責囚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核之

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

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殺不辜甯失有罪與其增昌有罪甯失過以有赦

案大傳所言卽經所云疑則有赦也江聲曰正義引鄭注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執禁以齊

眾不赦過蓋以五過之疵違法亂紀政安得赦之上文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也故引王制之文以證之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簡字有眾維訊有稽無簡不疑其嚴天威

周本紀曰簡信有眾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其嚴天威

案正義本尚書訊作貌疑作聽其作具與史記文異江聲曰貌字衛包所改也隸古本作緇說文糸部云緇旄絲也从系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緇字次細下細字次纖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緇訓旄絲亦微細之誼也僞孔本經文作緇其傳乃云惟察其貌有所攷合唐開元時遂改緇爲貌郭忠恕汗簡採集古文字

釋緇爲貌云出古文尚書亦惑於僞孔而誤也緇與貌誼不同安得以緇爲貌乎王鳴盛說同段玉裁曰尚書作緇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周本紀作惟訊此今文尚書也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曰訊與緇音不類今文古文或彼此絕異喬樅謂緇訓爲細謂當細訊其情故史記以詁訓字代之云惟訊有稽也簡字作簡信亦以詁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

簡不疑謂既細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

共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

案此經其審克之僞孔傳訓克爲能段玉裁曰刑法志元帝詔是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古文尚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能非段說是也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刻核皆从亥聲克之訓刻亦可爲與核通假之證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

夏侯歐陽說云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周本紀曰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卽鍰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一作選

其罰百鍰

尚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鍰六兩

其罰百選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鍰鍰卽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

兩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黥罪疑赦其罰百鍰僞孔傳云六兩
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說
文云亦鋝也亦舊譌作六今從段玉裁所訂正鋝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
鋝俗儒近是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攻工記注及
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攻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
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
攻工記桃氏爲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
以九鋝爲三觔十二兩七鋝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
五鋝爲二觔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觔則鄭意以

一鋝爲六兩又半兩攻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彼注
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重六兩大半兩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
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
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
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
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
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也从金爭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
今本鋝十下脫一字五分下脫銖字爲下脫三字據陸德明釋文及冶氏注所引說文訂正又云鍰鋝
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
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于鋝下引周

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卽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觔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只用銅三十觔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說文自序亦云書稱孔氏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也百鍰爲三觔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駁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今文作率見周本紀徐廣曰率卽鍰也索隱云舊本率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鋝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皆鋝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鄭固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爲鍰之訓釋文此說謬殊鄭及爾雅同爾雅絕無六兩爲鍰者此鄭注尚書大傳之語據甚喬樅謂陸德明謂鄭氏同

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干鍰出三百七十五劜是鍰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亦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閒有不從其誼者亦必先就本文解訖然後更下已意或據他說以正之爾雅者小爾疋也唐人亦稱爲爾雅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宋咸注曰舉三兩鍰六兩陸所引爾疋卽據此文也周禮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賈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尚書正義周禮謂鍰爲鋝如鄭之言一鍰之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故陸以爲鄭亦同也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注攘竊也

周本紀曰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作蔑五倍曰蔑

案蔑灑聲相近故纚字亦作縰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爲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蔑爲五倍則比刖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段玉裁曰古文尙書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尙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卽倍差也徐廣以五倍曰蔑本於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蔑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部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

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肌說也史記
劓臏二辟蓋本皆作倍灑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
作差而劓則仍其舊耳
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曰倍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周本紀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者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
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笞繇改髕爲跰呂刑
有跰鄭所注尚書乃古文本據云呂刑有跰則古文尚書
髕字作跰矣髕跰之別當以膝與趾爲異說文骨部云髕

劕鼻也則髕之刑謂剔去劕鼻之骨也史記孫子列傳云
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
腳是也足部云跰斷足也重文跀既云跰或从兀莊子德充
符篇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於仲尼仲尼曰無趾兀者
也漢書刑法志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定律當斬左止者
笞五百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是跰爲斷足
者謂斷去足趾也鄭言笞繇改髕爲跰又言周改跰爲跀
然則跰與跀又有別跰者去其左止跀者并去其右止故
漢律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則斬右止之罪
重於斬左止可知周之改跰爲跀即此刑是也倍差之數
史記正義又以爲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

三鍰二兩也江聲亦以馬說爲過重謂倍差者於倍百鍰之數爲二百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與史記正義合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荆字今文尚書作髕史記臏辟疑赦臏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唐虞象刑墨者劓者臏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荆其刑宮其刑劓其刑死漢書刑法志髕罰之屬五百白虎通擯辟之屬五百公羊疏引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刖亦見公羊傳鄭云皋陶改臏爲荆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荆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荆說文作跰云刖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荆異制跀與荆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臏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刖亦見公羊傳鄭云皋陶改臏爲荆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荆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云周改荆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臏爲荆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非聲賓聲相關通如玭璜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臏字失其實也喬樅謂段說亦知臏跰之異制然以跰與跀爲制同字異說猶未諦蓋跰與跀有斬左止及并斬右止之別周禮司刑職曰刖者使守門是改荆爲刖在周公制禮時已然而穆王度時作刑篇中但言荆辟不言跀辟者蓋包於荆刑之內猶大辟有絞斬之別而總包於死刑之內也但其贖鍰之等差當亦輕重有別呂刑第舉其大略耳

宮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周本紀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鄭注周禮司刑職曰宮者丈一作六百

案僞孔傳本作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徐廣音義曰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經則劓歡黥正義引鄭注云歡謂椓破陰江聲曰陰謂人身隱蔽之處男子之勢女子之陰皆是說文支部云歡去陰之刑也似謂割男子之勢此云椓破陰似謂裂女子之也二誼兼之乃足也喬樅攷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則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此篇正義亦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今據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注曰宮刑也則漢文時固已除宮刑或後仍復之故崔浩漢律序言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耳段玉裁曰周本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周本紀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降叛寇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其罰千鍰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千鍰又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鍰六兩○注云鍰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觔用財少爾

案鐌他本或作鎰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索隱引不誤鄭注云三百七十五勑適合千鐌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鍰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勑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鐌二字衍文也

又曰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維察維法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尚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

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伏生大傳言夏刑三千條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騏驥也救時之宜矣宜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

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
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所謂一人有慶萬
民賴之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說書者
據甫刑有報虐以威之文以此三千之章爲刑亂邦用重
典觀左傳載晉叔向之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
夏因有苗亂德作夏刑商因桀德昏暴作殷刑周因殷頑
不靖作周刑皆因時有亂政者故用重典以治之叔世指
有苗及夏殷之末而言也周自文武郅治以來成康之際
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後昭王南征不復王道衰微穆王
閔文武之道缺諸侯有不睦者故甫侯言於王訓夏作刑

此刑法志所稱鄭昌之言謂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
亂之起也
鹽鐵論刑德篇曰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上殺而罪不過五故
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後漢書齊武王傳章和元年詔曰甫刑三千莫大不孝
又陳寵傳曰寵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
之所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
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
刑千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
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宜令三公廷尉平定

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白虎通五刑篇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

案段玉裁云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

荆辟者淺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荆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不誤今從之

周禮司刑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案正義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呂刑髕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喬樅謂穆王訓夏作刑自必皆因時損益之宜其間豈無所增減夏刑者夏禹所作之刑書缺有閒無以徵證鄭注不得以夏刑爲即據呂刑而言也段玉裁云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荆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不符如

段此說則今文尚書作臏非伏生之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三千

案此與今文尚書合足證漢時諸儒書皆用今文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

案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決事比也據此則上下之比卽小大之比矣江聲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有云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詞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詞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

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

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呂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案章懷注云今尚書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李賢所云今尚書謂僞孔本也劉愷所引尚書是據歐陽等三家今文故不同爾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漢書刑法志曰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曰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罪固當輕也書甫刑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漢書刑法志亦載荀子語注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今放鄭君大司寇注引尚書大傳說臏宮劓墨殺之刑云云曰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是鄭意以周公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然則此經所謂世輕世重者殆亦穆王斟酌乎夏刑輕重之宜改修其刑辟故三千之章視周禮爲多然而大辟減至二百宮刑減至三百所增者墨劓之辟各千是亦輕重諸罰有權者蓋穆

王之時雖曰王道衰微究屬平世訓夏作刑其輕重適合刑罰之中也

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又仲長統傳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傎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維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尚書大傳甫刑傳書曰茲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佞極於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玉海藝文志攷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於病

案僞孔本尚書佞字作人段玉裁曰佞與人古同部同音

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韻大戴禮公冠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維從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

案尉繚子將理篇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然則此情所謂察辭於差者亦欲以得其情耳

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皇猶況也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案江聲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不能齊一者則其中有誠有僞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據大傳言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兩誼而斷獄必以情當以非從貼辭惟從貼情言也大傳文見孔叢子引

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二語

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核之

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哀鰥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案矜鰥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傳哲字當卽折之假借也審克以上文例之今文尚書皆作核字段玉裁曰矜鰥古以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疑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衞包因依傳改經耳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注云二人俱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案尚書正義釋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然則大傳及注所云一人犯

數罪正說此經之義也

王曰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維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尚書大傳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

案尚書正義曰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也蓋若聽單辭斷不偏信片言可以折獄由其明清于單辭故也單辭且能明清況合兩辭兼聽安有不中者哉

獄貨非寶維府辜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案段玉裁曰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詩天保靈臺傳采蘩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遭改者

潛夫論班祿篇曰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皐成乎手朕甚病焉

報以庶訟永畏維罰非天不中維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說文言部曰訟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訟

案隸古定本尚書訟字作尤玉海萩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訟段玉裁云今未檢得出何書喬樅謂伯厚所云當卽據說文所引周書也尤當從說文作訟爲正古文消借尤字爲之說文作訟據今文尚書也報以庶訟者謂貪賊枉法將爲天所罰卽下文所云天罰不極是也

王曰於戲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維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案詳刑說已見前段玉裁曰魏三體石經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濾罰非死其差人兩辭人兩并實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

刑作型者古文叚借亂作經兩作兩死作荒皆本說文實作儀差作姕則未詳耳

三國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休泰之祚實由此興

又曰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二終

歸安陳兆熊
新陽汪之昌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三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三十九

文侯之命弟九十九

今文尚書二十七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

史記晉世家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集解曰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也○馬融曰義和能以義和諸侯也

案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載此篇文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事今

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代數縣隔學者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詞尤非也今攷書敘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書父義和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馬融解此篇其說與史記同矣劉向新序善謀篇亦云周襄王錫晉文公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是漢儒相傳有此說蓋皆今文家言也

又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是鄭注古文尚書以此篇爲命文侯仇也攷晉世家載穆侯生太子仇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周本紀載諸侯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於雒邑皆不載錫文侯命事秦本紀載周避犬戎雖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是平王時納王者乃秦襄公晉鄭雖同諸侯勤王而錫命文侯之事史傳未有明文惟國語鄭語有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之文又呂氏春秋疑似篇云平王東徙晉文勞王勞而賜地高誘注曰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東徙雒邑今河南縣也晉文侯仇穆侯之子案賜地之事不見史記晉世家疑卽因襄王賜文公河內陽樊之地而誤以爲平王鄭語所云晉文侯定天子卽史記所言諸侯卽申侯共立平王事是時晉鄭俱在故左傳亦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左傳敘晉文公獻俘於周襄王錫命

之事曰用平禮也杜預注以爲平王享晉文仇之禮或卽用鄭康成尚書注爲說耳然則馬融注古文尚書而用今文家說與史記同者蓋非無據也又此經下文云造天丕愆珍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正義引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是王肅亦以此篇爲平王錫文侯命王好與鄭立異此篇則同於鄭而不從馬融之誼抑獨何歟

昭登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

晉世家曰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集解曰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

案此今文尚書也段玉裁曰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是也鄭注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用也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二十行二十一行二十二行多文侯之命也

邵昭連文以邵爲昭之古文也汗簡下部曰邵昭字見石經然則作汗簡者曾見三體石經而三體石經以邵爲昭於古假借必有據喬樅按僞孔本尚書文武作文王據上

文言丕顯文武下文又言肇刑文武則此亦當兼言文武方合僞孔本不及武王非也

鋪聞在下

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

案段玉裁云今文尚書作登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今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與宏爲韻厥道下屬李善絕句誤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晉世家作布聞在下布卽鋪之詁訓字敷亦布也馬融說以上謂天下謂人誼與今文家異

亦維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

在位

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案師古谷永傳注云周書君牙之辭也段玉裁曰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之不可不正喬樅攷三國志注引文侯之命曰亦惟先正鄭元曰先正先臣謂卿大夫也是先正指臣言鄭義與谷永同

於戲閔予小子嗣遭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

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克作或咎在厥躬作俊在厥服與今文尚書異段玉裁曰按文穎注言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喬樅謂段說是也隸古定本脫去咎字漢書谷永傳引脫去俊字僞孔傳云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解與文穎合是古文今文竝同據文穎注補俊字爲允又案書正義引王肅注解造天丕愆云云遭天之大愆段氏玉裁以爲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呂刑知之

予則罔克曰維祖維父其伊恤朕躬於戲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皆世家曰恤朕躬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案此史記隱栝文侯之命詞也爾雅釋詁績繼也是繼予一人卽績予一人之詁訓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女多修敭我于艱若女予嘉

說文支部曰敭止也从支旱聲周書曰敭我於艱

案僞孔本尚書敭字作扞攷說文手部云扞忮也非此書之詁莊子釋文引說文扞抵也抵詁與止近疑今本說文忮字乃抵之誤耳段玉裁曰敭扞古今字眾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捍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敭之別體

三國魏志引獻帝詔曰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矢千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晉世家曰天子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矩
鬯一卣珪瓚虎賁三千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於是晉
文公稱伯○集解曰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秬
黑黍鬯香酒也卣器名稽首首至地
案隸古定本作玆弓一玆矢百馬四匹據史記言賜大輅
輅駕四馬則馬四匹者卽大輅之服也左傳僖二十八年
云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此文
合則作旅弓一旅矢百者非也禮記曲禮正義引舍文嘉
曰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絲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戉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
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法
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
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
泄賜以絲戶以明其別勇猛動疾執誼堅彊賜以虎賁以
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戉使得專殺內懷仁
德執誼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
歸祭祀此賜大輅是一曰車馬也虎賁三千人是六曰虎
賁也彤弓矢旅弓矢是八曰弓矢也秬鬯一卣珪瓚是九

曰秬鬯也蓋九賜之中有其四焉詩小雅彤弓序云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文四年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毛詩左傳所云與此篇詣正合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服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樂以祀其宗廟

說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尒矩鬯

案尒爾古今字說文手部引攷工記揲爾亦作揲尒又鬯部曰鬯或从禾作秬乃鬯之或體古文尚書當是作鬯字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簡恤爾眾時亮庶功用修爾顯德

今文尚書經說攷三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四十

秦誓弟一百

今文尚書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余誓告女羣言之首

史記秦本紀曰繆公益復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取王官及

鄗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正義曰

鄗音郊左傳作郊

白虎通號篇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何諸侯

有會聚之事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心俱欲尊其君父故令得稱其君爲公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

案此今文尙書說秦誓篇首之義以是篇例之則粲誓之稱公可推而知也

申論修本篇曰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維受責俾如流是維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維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維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日月逾邁豈云旋復

說文心部曰慙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就慙慙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未就子忌王鳴盛曰說文所引今周書無此文詳考之秦誓未就子忌當卽是也定四年左傳慙閒王室釋文慙音忌杜預注云慙毒也據疏引賈逵亦云然與說文合來與未形相似慙與忌聲相亂而誤也江聲曰慙慙毒也識古事以爲謀者則謂來就慙毒敗我事也惟就今日之近利以爲謀者且將以爲親我而聽之悔前日違蹇叔而從杞子也段玉裁曰按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慙慙之上當脫子字而下慙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圜升雲半有半無塾疾惡也莫席織蓐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慙字在左氏傳有訓毒者如慙閒

王室甚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甚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甚之謀是也教之訓則甚與諶同毒之訓則甚與忌略同說文蓋當作周書曰未就予甚甚教也而譌脫歟甚忌同部同音壁中作甚說古文者讀爲諶忌蓋諶之省借未必如孔訓也喬樅謂江說於誼亦通而段說尤近理今故存江說以廣異義而於經文則定從段說云

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無所愆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有之

秦本紀曰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張守節正義曰頭貌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案史記嚳栝秦誓之文云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是以番番屬之黃髮爲老人狀貌故番字當爲皤之省借說文白部云皤老人貌也从白番聲是其誼也僞孔傳訓爲勇武番番之良士非是

新序雜事五書曰黃髮之人則無所愆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作罔字異誼同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云秦誓古文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李尋傳注引作則罔所僊者唐初本從籀文也段玉裁曰罔僊者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學紀聞載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今本云字系衞包所改作

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自依經用員來字師古韋賢傳注引雖則員然正作員字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衛包改也詩商頌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淺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失之千里矣

後漢書王梁傳建武七年詔曰旅力既愆

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賢猶思詢於黃髮故書美黃髮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漢書李尋傳曰秦穆公任仡仡之勇

說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

案尚書釋文云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貌與李尋許慎所引文異誼異李尋治小夏侯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許引周書同作仡仡與李尋合是皆據今文尚書也馬融古文本作訖訖則其訓誼亦用古文家說故與李許不同

維諼諼善諍言俾君子易怠我兄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介臣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能有容

公羊文十二年傳曰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諼諼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

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休注曰諓諓淺薄之貌諄猶撰也俾使也易怠猶輕惰也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含容賢者逆耳之言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遂霸西戎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諓諓善靖言

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憮兮○王逸注曰諓諓讒言貌尚書曰諓諓靖言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戩戩善諞言釋文云戩才節反馬云戩戩辭語戩削省要也諞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辯佞之人攷說文言部云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戩戩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所引據古文尚書也又戈部云戕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戕戕巧言此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戕即諓字之省借說文於書雖從孔氏古文閒亦兼取伏生今文以各存其是故兩引之如此國語越語范蠡謂吳人諓諓賈逵注云諓諓巧言也達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見後漢書本傳是說文所引戕戕巧言當爲大夏侯尚書之解詁然則公羊傳所偁諓諓善辯言者乃伏生今文之尚書也王逸楚詞章句引尚

書作諓諓靖言靖卽竫也許爲賈侍中門人說文戔下卽
傳其師說以釋尚書故與賈注國語合公羊傳箸於竹帛
時古文尚書未出孔壁惟有伏生今文之學段氏玉裁云
戔與戩平入雙聲說文無諓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
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周易東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
是戔殘同也先儒多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
所傳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竫
言戔與諓靖與竫古同音通用喬樅謂馬本論言作偏言
者偏卽便也故說文引古文尚書以諞爲便巧之言論語
友諞佞今本作便佞是諞與便通之證莊子人開世篇巧
言偏辭釋文引崔譔本作諞音辯是諞與偏通之證毛詩

東門有踐家室韓詩作靖蓺文類聚引韓詩靜是諓與
竫靖通之證
漢書息夫躬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曰敗其
師悔過自責疾詐誤之臣思黃髮之言
案段玉裁云詐誤二字無理當是諓諓二字之誤也息夫
用今文尚書說文引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
也如引商書曰圜下文云圜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
脫去復出之戔戔併也字非巧言爲諓言之駁文也圜訓
回行商書之圜則訓升雲半有半無戔訓賊也周書之戔
戔則訓巧言文法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假借在
其中矣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

案此與公羊傳合皆用今文尚書秦誓語也僞孔本怠作辭王鳴盛曰說文辭字籀文作辝从台因傳寫遂誤爲辭據何休公羊注云易怠猶輕惰也僞傳乃云使君子回心易辭非也

又案隸古定本尚書我皇多有之公羊傳引作而況乎我多有之皇況古今文之異段玉裁曰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無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況字與此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僞孔傳皇訓大非又何休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屢字也易讀如素閼解休之休疏云易爲怠惰非是

潛夫論救邊篇曰諓諓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鄭注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

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案禮記釋文云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此所引與尚書小異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尚書傳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王鳴盛曰說文無个字公羊傳引作介後漢書杜詩傳云一介之才李賢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个非也它即佗字說文它部云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或假借佗字作他俗字也說文人部無他字今本大學作無他然釋文云無它音他則是陸德明所見大學尚作它技尚書作伎釋文云本亦作技攷說文手部技巧也人部伎與也則此字當作技公羊傳引亦作技偽孔乃以此伎而下有技仍从手非也段玉裁曰尚書釋文介馬本作介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砎周易豫六二介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即說文之砆字石堅也爾雅砆固也馬云一砎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慤集韻十六怪砎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砎之誼喬樅謂段說是也介即砎之消借易古文介作砎則書古文壁中本當亦作砎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定從介字馬知介即砎字故以耿介一心端慤爲訓何休公羊注以一介猶言一槪是讀介如字此古文今文之訓誼不同也他技鄭大學注云異端之技與何休公羊注合是古文今文訓誼並

同王肅以技爲技能僞孔傳以技爲技藝說皆非是能有容大學引作如有容隸古定本尚書同蓋古如字作而易用晦而明虞翻注詩垂帶而厲鄭元箋左傳見仲而何杜預注皆解作如又而讀爲能易利建侯而不甯及說苑能宇皆爲而能讀曰如詩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廣雅伽若也則伽卽如故如轉爲能也

說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从㡭㡭古文絕重文韶云古文斷从皆皆古文叀字周書曰韶韶猗無他技

案說文韶下引周書此據古文也古文作韶然則今文作斷從可知矣斷从古文叀故何休公羊注以斷斷爲專一也猗公羊傳引作焉王鳴盛曰焉與夷同見周禮行人注夷聲近猗故猗轉作焉也喬樅又案猗大學引作兮猗兮古亦通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甯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甯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云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已有之不甯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

士爲彥黎衆也尙庶幾也娟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

案段玉裁云盤與般同大也庚元威說彥盤同音集韻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冒大學作娟古文從省假借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尙書達字今文尙書作通如禹貢顧命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尙書也喬樅謂寔與是字通義同釋詁寔卽訓是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皆其證已娟張參五經文字云經典多作冒則此字之變久矣說文一部云通達也是可兩從雖字異而誼則同也

論衡刺孟篇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邦之阢隉曰予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

說文自部云隉危也从自从毀省徐巡以爲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阢隉讀若虹蜺之蜺

又云阢石山戴土也从自从兀兀亦聲

案稱徐巡者古文尙書說也稱賈侍中及班固者今文大小夏侯說也今本尙書阢作杌王鳴盛曰石山戴土亦有危義易困上六困於葛藟於臲卼薛虞作劓杌說文木部

無杌字危部無巉巇字則此皆魏晉以下所造俗字也攷
說文出部鼿字云槷鼿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槷鼿鼿本
鼿字假借爲不安槷字見周禮鄭注云是古文臬字又儀
又禮注以爲卽古文闑字今與鼿連文訓爲不安亦是假借
易之槷鼿與書之阢隉音義竝同特倒其文故字亦異此
古訓也後人不識而改爲巉巇杌隉皆非也
又案段玉裁云後漢書杜林傳曰沛南徐巡始師事衞宏
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以傳衞宏
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隉卽阢隉凶也此巡之說秦誓也巡之說尚
書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隉法度也蓋亦說秦誓也侍
中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

同異集爲三卷隉與臬雙聲音近達呂爲於六書屬假借
故訓爲法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隉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
然之意班固史稱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而固曾爲
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缺而尚
存離騷章句已亡然如不變曰醅不祳曰粹田三十畝曰
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隉訓不安許及僞孔
傳皆本之也尚書杌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抓字訓
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僞謂之抓謂船動也然
則尚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左氏傳檮杌許書作
檮杌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周書又从自作阢許書經
轉寫歲久此或因下隉字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

多矣其原或作兀作扤未可知也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泰穆之霸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四終

長洲彭清鑅
元和管禮昌校